

人间物语

Renqianwuyu

家乡的枣树

□董平

父亲入伍前在家乡的院子里种下一棵枣树,这棵树就成了家人心中的思乡树。

因常年在新疆,每年父母都会通过各种方式问家乡的亲人们:花开了吗?枣树结枣多吗?大姐还清晰地记起小时候奶奶在树下养了一只小山羊,调皮的小山羊时不时地啃树皮,小山羊在树上留下的痕迹至今

清晰可见。在2002年前,老家的房子没有翻盖时,这棵枣树就是父母想家时时常提及的话题。所以我们只要回到家乡的老院子,首先要看的就是这棵枣树。只要看到她郁郁葱葱,看到她果实累累,心里就止不住平添了许多念想和愿望……

前几年新房建好后枣树生虫,父亲带领弟弟们想尽各种办法,在金全弟的精

心守护下终于将虫害消灭了。去年我把自己在新疆克拉玛依乌尔禾捡来的戈壁玉让巧手锁贵和张记镶嵌在枣树的周围,让玉石和枣树有了完美结合。每当有人问起这些美丽的彩色石头来自哪里时,我就会想起父辈带领我们在新疆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今年清明后我们的嫁接能手双林哥,把这棵枣树嫁接上了新

品种,这棵树上以后就会结出好几个品种的枣。希望她的茁壮成长能给我们的家园增添生命的色彩。

在春暖花开时家里人都喜欢围坐在树下,看着那片片初长的嫩绿枝叶,闻着幽幽的枣花清香,分享着她带给我们的思念和爱恋……愿这枣树花香年年,枝繁叶茂,为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希望 and 梦想!

不会让爱成为一条单行线

□田浩国

五元六角健胃消食片
塞给我六元
单行线上母亲又一次较真

这些年她习惯将锄头扛在肩上
乌云装进兜里
给我鸟鸣青草阳光

可如今,春已经从腰间滑落
深秋在头上下满了白霜
岁月和我,抽走了她几十斤重量

这位八十岁八十斤重的老太太
还要强行在单行线上
挪动

致牡丹

□武红旗

花的海洋里
你笑逐颜开地迎着春风
向我点头致意
那一刻,快乐和幸福
如突如其来的海啸
瞬间吞没了我

面对你,牡丹
高贵的女神啊
你知不知道
我早已在心里
为你建造了一座宫殿
只是卑微如尘埃的我
一直没有勇气邀请你来居住

牡丹,尊贵的女神啊
能够在人间最美四月天里
遇见最美的你
我是多么幸运啊
看着如织的游人
尽情地向你倾诉心中的思念
我也多么想
如多情的春风一样
轻轻地爱抚你的脸颊

惭愧

□袁磊

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
给父亲买了一双鞋子
这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
父母就是这么容易满足

他们付出那么多
曾经得到的
却是冷言冷语抱怨声声

春天

□何传力

沿着盛开着花的小路
顺着一路芬芳
骑着单车
载着美丽可爱的你
收获迎面而来的一缕春风
回头望你却发现
你已经给了我整个春天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远去的炊烟

□侯凌肖

黎明,我骑着变速车去乡间小路转了一圈。

清晨是安静的,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啼狗吠声。向晨曦中苏醒的村庄望去,只见村庄的上空升腾起袅袅炊烟,吸一口醇香的烟火味,一种相思油然而生,勾起的往事陈年老酒一样醇香醉人。

炊烟是乡村的符号,炊烟记载着家乡人一天的幸福与快乐,炊烟是农村人在农村版图上的日记。

炊烟是母亲发给儿女的信号,远远地只要看到家中小屋冒出的炊烟,说明母亲已经开始烧火做饭了。再贪玩回家去晚了的话,唯恐又要挨骂了。

故乡四季轮回,寒暑易序的岁月中,时常变换着田间地头的庄稼和河边的花草,不变的是盘桓在青瓦上温馨而醇香的炊烟,以及伫立在一柱柱炊烟背景中的母亲。炊烟记载着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尽职尽责。母亲的身上,聚集浓缩着农村女性辛劳隐忍的身影,难道不是吗?当鸡鸣声响彻村庄时,母亲便踏着第一缕晨曦,开始了锅碗瓢盆的人间交响乐。绽放于乡村帽檐上的炊烟,是父母亲用颗粒饱满的汗珠浇灌出风吹不折、雨淋不湿的庄稼。只要看到炊烟,我的灵魂就会回到故乡,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旁。记忆中的炊烟,漫过低矮泥墙农舍,漫过错落

相间的树林,如蝉翼般轻柔地荡漾在村庄周围的村寨土岗上,给落寞的村庄营造了一派朦胧色彩。童年时,无论玩得多久,跑得多远,到吃饭时,朝着炊烟袅袅的方向,回到家里,推开那虚掩的大门,在庭院深处的老梨树下,有一张小方桌,桌上香味扑鼻的饭菜正“诱惑”着我的味蕾……

生活艰难的岁月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常提着竹篮,到田间地头采摘各种野菜,拌着黄灿灿玉米面,做几顿新鲜的菜粥。有榆树钱时,村寨土岗上有母亲采摘嫩绿榆钱的身影,中午时分,饥饿的我会品尝到榆树钱窝窝头的香甜。待到4、5月份,也是北方一簇簇槐花盛开的时候,母亲提上竹篮,拿上绑着镰刀的竹竿,乐颠颠地去往村寨土岗,采摘些香甜洁白的槐花,掺和面粉做些槐花饼子吃。

那时的冬天格外冷,土屋里冷得如冰窖。小时候十分贪恋被窝的余温,迟迟不肯起床。早晨的阳光透过方格的门亮窗斜照在被子上,厨房里的风箱“啪嗒”声和烟火气,一同从门窗缝里“挤”进来。“坐起来,吃点红薯吧!”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红薯,耐心地做着我起床的“工作”。母亲接着说:“快起来帮我烧锅吧,锅门前暖和。”老屋破陋不堪,四处透风,想到锅门前能取

暖,于是,我麻利地穿上棉衣,逃避似地跑出了土屋。母亲总是用炊烟温暖了艰难的岁月,把平淡凄苦的日子过得暖洋洋、乐融融。

记得我上魏庄大队完小时,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忙碌起来,生火、烧水、做饭,唯恐我放学后不能及时吃上饭,当邻家的炊烟开始升起的时候,我早已兴致勃勃地走在上学的路上了。薄暮时分,母亲常站在村头张望,一瞅见我的影子,就快步返回家中,在灶间拉风箱、添柴火,温热那已经放凉的饭菜。于是,炊烟袅袅升腾,弥漫在寂静的夜空。有时厨房柴草潮湿时,点燃就很费母亲功夫,一个劲地往外冒时,劳作在烟雾中的母亲往往被呛得咳嗽连连,眼泪不住地流,常常整得灰头灰脸。那时,我不太明白什么是伟大的母爱。在母亲的关怀和爱抚下,我的身体健康结实,学习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那一张张学校发的奖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1978年8月6日,是我离开故乡,到建筑公司“接班”报道的日子。勤劳的母亲一大早

就在厨房里忙着为我做早饭。风箱的“啪嗒”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急忙起床从西屋里走出来,只见东屋(厨房)房顶烟囱炊烟袅袅,厨房里缭绕的烟雾下,苍老的母亲正坐在灶旁,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膛里填柴,灶膛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映红了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双眼已朦胧。母亲佝偻着身子为我做饭的那一幕,永远烙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可怜天下父母心”。临走时,母亲从水瓢中塞出早已煮好的6个鸡蛋,硬是塞进我的挎包,嘱咐我路上饿了好充饥。想到生活节俭、平时都不舍得吃的母亲,我心头掠过一阵酸楚和心痛。我紧紧握住母亲枯瘦的双手激动地说:“娘,您保重身体,我会常来看您的。”

2001年9月16日,母亲病逝在故乡的老宅院中,俺兄弟三人悲痛欲绝……

时光如流水。慈母已去世多年,那温馨的袅袅炊烟也早已远去,但对慈母深深的缅怀和思念,至今却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